

綠

普 及 本 三 百 冊
彙 華 本 五 十 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實 價 四 角

著 者 玲 君

出 版 者 新 詩 社
上海亨利路永利郵卅號

發 行 者 新 詩 社

• 新詩社叢書之三 •

綠

君 玲



版 社 詩 新

124

原

书

空

白

綠

君 玲

版 社 詩 新

七 三 九 一

原

书

空

白

緣目錄

前記	• • • • •	二
大街	• • • • •	一九
二月的 Nocturne	• • • • •	三
憶六月	• • • • •	二五
禁樹	• • • • •	二六
長明燈	• • • • •	三
樂音之感謝	• • • • •	五

公園裏的一張椅	．．．．．	三六
火車	．．．．．	四一
寂寞的生物	．．．．．	四三
白俄少女的 Guitar	．．．．．	四四
孤獨者之家	．．．．．	五一
憂愁夫人	．．．．．	五五
寂寞的心	．．．．．	五六
到果樹園的路途	．．．．．	六〇
夏之感覺	．．．．．	六五
藍色的眼睛	．．．．．	六六
樹蔭下	．．．．．	七三

[illegible]

鈴之記憶	二〇
殘夏	二二
期待	二三
秋至	二五
古舟子詠	二七
讀舊日友人書	二五
秋	二六
棕色女	二六
山居	三〇
九月	三三
園林下	三五

河上	．．．．．	一三八
古城之月	．．．．．	一四〇
面網	．．．．．	一四一
夏日之花	．．．．．	一四五
傘	．．．．．	一四七
Villa 廣告牌下	．．．．．	一四九
詠樹	．．．．．	一五二
呼召	．．．．．	一五四
歌	．．．．．	一五七
永恆	．．．．．	一六〇
帆	．．．．．	一六二

前記

興會來了的時候，一切於我是無須乎吝惜的，我常常利用我的瑣碎的時間：美麗的午後或者淒麗厲的夜晚，同着四周的形影，景物，做懇切的晤談。我曉得那時我同他們之間的距離，與他們存在這比微塵還的小的時間的意義；我放縱了那不羈的情感，做一個喋喋不休的主人，而使我的客人在旁守着沉默。這樣的時間是不可多得的，正如這樣尊貴的來客；一個絲結的網能有多少載量的力量，我聽見他們的珍重的再會，我看見他們陰鬱的走出門外之後，把沉默鬆開了領結，我聽見了在宇宙中他們喜笑與縱談的聲音，我看見了幻想，不是命運。

我不能再訴說些什麼，因為我已經噤然；但是我常想把過去的聚談收攏起來，

啊，那是何等美麗淒厲的約會，爲一個少年人所不可忘掉的。我珍惜我的詩，並不是因爲鐫銘着青春的紀念碑的緣故，而是在那上面，能找出一種畫冊的功能，草繪着一個生活在現時代的人的意識過程，他的孩童的憧憬及悲哀，及其紀錄在這上面的一個人對於四周景物的生疎與熟習，他的孩童的歡欣及恐懼，什麼事物能再比這個更親切的呢。

收集在這小冊中過去三年零碎的畫頁，是一束脆弱的記憶，作者對於這種傾向的滋長坦白地承認了。重覆的說，牠是脆弱的，牠可以被縊死在婦人的髮絲間，牠可以做爲微風吹落的花片，以至溶化到沒有骨骼的白雪的那樣柔弱的程度；却又彷彿呈現在朦朧的霧中的鮮花，那麼缺少明朗性的窗前陳設的樣子。在不調和的氣候中，更恐懼着不可測的氣候的侵襲，戰慄地，憂鬱地。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完成了一首詩，即使是一首小詩。我所希望於我自己的

只是能做一個平安的旅人，多同四周的景物有熟悉晤談的機會，在這生疎的行程中找到我的親暱的家。我寫詩是「問訊」，我是「寫着寫不完帶問話號的書信」與我的客人，我的嚮導者：

測樂園的途徑，

該從那裏走呢？

三年前我踏在古城一條廣闊莊麗的大街上面的時候，我的情感就被有機體地組織在我的第一首詩作中。自此以後，我永在跋涉，我走過了遙遠的路途，遇見了不同的氣候與景物，我意識着這條路的旅行是沒有窮盡的樣子。雖然用詩做了我的手杖，我鋪開了我的地圖，羅盤針，我始終找不到路途的結點；這時我感覺到了自己現實的悲劇，借了醫生療養院的機械，我開始在試驗室中做解剖的工作，我忠實地在畫冊上紀錄着自己的命運：

因爲我是寂寞的生物，

他的迴轉將永無終止之時。

可憐哪，一切對於我還不是等於烏有了嗎，即使是詩，我感想到詩的經典的虛偽，而我的矛盾更擴大了：

行路牌擺在前面我踟躕着，

風向要把我向那一方面去吹呢？

又是一個不着邊際的問訊。不用說，這個問訊也沒有得到解答，我的感覺已經與在凋殘空覺的園林中的秋天的冷有比並的程度。

我讓空白填滿在我的畫冊上，在我的筆記本上，幾乎有極長的時間。

這樣，我的旅程帶着我跨過了明媚的春，魅惑的夏，肅殺的秋，而到了嚴肅的冬天。雖然相隔着不近的距離，我對於四周的景物，是常青的，興會來了的時候，我接待

他們有如我的戀人。述說我們的經驗有如多年不見的老友。我嚙舌，他諦聽着；我喜悅，他鼓舞着；我哀哭像一個在宇宙上無人看管的嬰兒，他安慰我，像遵守一個神聖的盟約。

當我惘然地立在爲白雪所蓋滿的山嶺上，向四周張望的時候，我看見閃爍在遙遠的迷茫的霧中的幾顆微弱的星。他們落下來，在廣漠的雪上找到他們的印證，我向我自己發出疑問：

「這是我過去所遺留下的痕跡嗎？」

孤寂的山頂上，大風挾着雪片襲來，我站在那裏憂鬱而顫抖。啊，我願有多幾隻手足，有一種野心，把這巨大的山的形相改成平地；或者我想飛出這個地面去，讓自然給我一個新的啓示。顯然的，這兩種情形於我都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做一個奔馳的野獸，我只是一個受傷的禽鳥，他之不能吼出震驚原野的雄聲來，也是當然的事。

雖然如此，這個帶傷的小鳥，却還在掙扎着，相信他的翅膀，相信有一天他啄食在人生的智慧，美麗，與不朽的真理裏面，只要一種信心的維持，那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正確的說，我該稱我的詩集爲一束幻想的書簡，牠是一封封對於世界，人生及其所生活的人的問詢。在其中縱然有不少屬於孩童的幼稚的問題，爲他的對象所不能接受，或者沒有被賜與回答，到了將來的一個時候，牠總會對牠自己滿意，因爲代替那廣闊的田野的，始終應當是歡愉的綠而不是陰暗的白雪。

玲君 一九三七，二月，二日燕京。